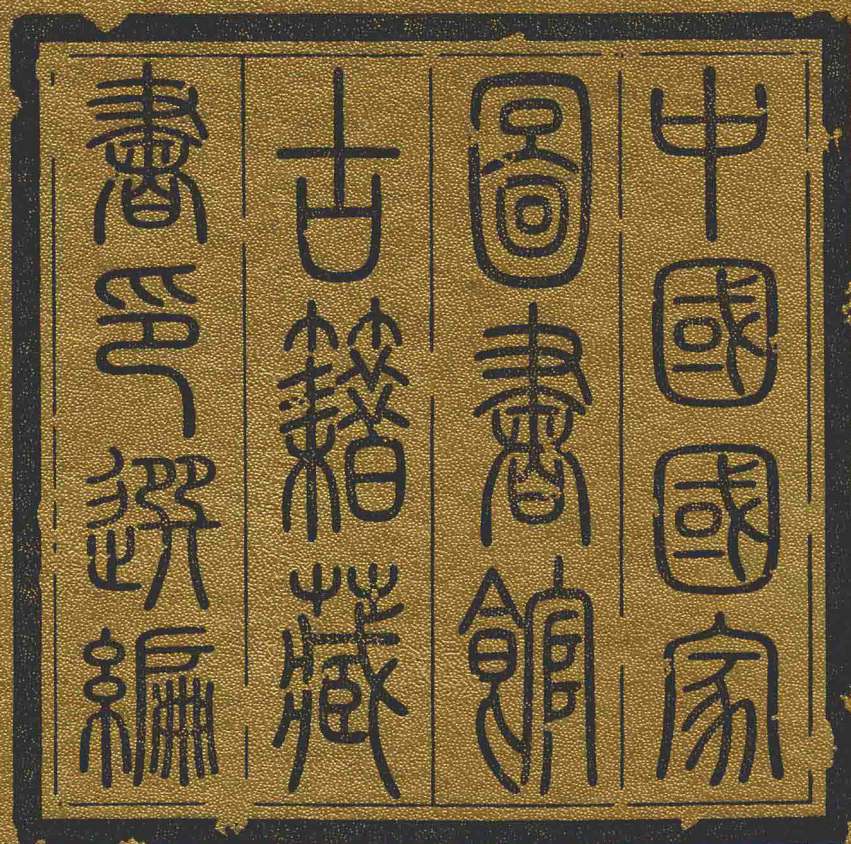




縫裝書局

國家圖書館分館普通古籍組 編

國家圖書館古籍藏書印選編

全十冊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藏书印选编 / 孙学雷, 董光和编.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6

ISBN 7-80106-269-8

I. 中... II. ①孙... ②董... III. 藏书—印谱—汇编—中国 IV. J29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 057907 号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藏书印选编

定 书 印 版 印 地 出 责 策 主 编	价 号 数 次 刷 址 发 任 编 划 编 者	六 六 〇 〇 元	ISBN 7-80106-269-8	一至三〇〇套	二〇〇四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北京市京津彩印有限公司	北京朝阳区春秀路太平庄十号	线装书局	李 莉	董 光 和	孙 学 雷	董 光 和	国家图书馆分馆普通古籍组
-----------------------	-------------------------	-----------	--------------------	--------	--------------	-------------	---------------	------	-----	-------	-------	-------	--------------

I S B N 7-80106-269-8



9 787801 062697 >

國家圖書館古籍藏書印選編編輯委員會

主編 孫學雷 董光和

編委（按姓氏筆劃）

王亦旻（故宮博物院） 石光明 杜海華 張傑

張國喬 孫學雷 寒冬虹 董光和 董馥榮

楊靖 楊晏平 劉家平 謝冬榮 蘇健

蘇曉君 竇紅玉

故宮博物院施安昌先生精心審校了
全書的印章釋文部分，謹致謝意！

印章流變與國圖普通古籍藏書印述略

(一)

一、印章與藏書印

印章古稱璽印，有時又稱圖章，源于古時一種作為憑信的工具，羅福頤先生認為，最早起源於春秋，戰國時已普遍使用，是政治權力和文書往來的信物與憑證（羅福頤《印章概述》二至七頁）。

印章的發展隨王朝的更替和歷史的演進，逐漸分化作不同的方向和種類，就作用而言，可分作實用印章與文人閒章兩大門類，二者有所不同，古代官私璽印屬於實用印章，文人治印屬藝術創作，藝術界索性分別稱之為印章與篆刻（康永傑《實用印章起步》一至二頁）。二者區別在於：印章有着嚴格的實用印章制度和印匠個體的製作經驗、製作基礎，規範性強，必須與當時的社會制度和習俗相一致，無論大小方圓、印文字體、格式、字數、排列等都需按嚴格的規定去刻制，在限制的範圍內精雕細琢、平衡完整，較少個性的發揮，更多地體現了群體製作意識；篆刻來自文人治印，是一種藝術創作，具有自覺的藝術理論，系統的創作技法，較少形制、格式、字體、字數的限制，更多地體現出使用者和治印人個體的需要、素養和旨趣，先是用於鑒賞收藏，後與書畫結合，發展成一門風格派別繁多，名家輩出，且與書法、繪畫藝術相映成輝的獨立欣賞藝術，在國際藝術領域影響頗大。其實，實用印章和文人閒章都是印章學的不同分支，在具有許多不同特點的同時，又具有許多共性，自較早時期就相伴發展，互相融通與促進。

藏書印是文獻的官、私收藏者，出於不同目的，在文獻上以鈐印的方式所作的各種標記，以鈐蓋在藏書上為

特徵，應是印章學的又一支，它既有印章的實用，又有文人閒章的雅趣，性質與作用在實用印章和文人閒章之間，是二者的結合。鈐蓋藏書印是表示對書具有擁有權的簡便、文雅而有效的方式。這些鈐蓋在藏書上的印章還因不同的考慮和意願，可有不同的使用範圍和專指度，有的僅用於宋本，有的用於元本、珍本或善本，有的用於所有藏書，也有的可普遍適用於所有書、畫、信件、公文等紙質文本。

藏書印據收藏主體的不同，可分作兩大類，一是機構藏書印，國家機構藏書印又稱官印、公章，基本屬於實用印章；二是私人藏書印，其中既有實用印章，又有文人閒章，內容豐富，多采多姿。

二、印章的流變及對藏書印的影響

藏書印的內容、形制、文字、風格與印章發展有着直接的關係，隨印章的變化而變化，這可從印章發展脈絡與藏書章示例中得到某些印證。

關於印章名稱，戰國時期，官印、私印均稱『鉅（這是中國印章最早的稱謂）』，即後世的『璽』字，尊卑共之。秦始皇規定皇帝稱『璽』，百姓稱『印』。漢時諸侯王、王太后用印也可稱『璽』，將軍、太守及私人用印改稱『章』，印章由此得名。唐武則天時，改『璽』為寶，臣以下稱印或記，書籍收藏之印稱圖章或圖記，圖章因此得名。

關於施印對象，魏晉以前，封泥居多，人們把公文、書信寫在竹木簡上，用繩子捆好，並在繩結上加一塊青泥（即封泥），泥上蓋章，以作憑證；晉後，主要用於紙質文本，人們用朱砂塗印，蓋在紙上，色調濃厚光豔，始與今略同。顏色最初用墨，後通行朱，也有赭、青，由宋至清，父母去世喪期內用黑，皇帝駕崩百日內官印用藍。

戰國印材多用銅，也有銀和玉石，白文璽有鑄、有鑿，朱文均為鑄造；形制上，官印一般2.5至3厘米，私印一至二厘米，鑄工精緻，方形外有圓形、長方形、腰子形及其他不規則形狀；印文字體用籀書，有朱文、白文；官印印文多是官名，私印印文有姓名，也有吉祥語與肖形印；佈局頗得自然之意趣（羅福頤《印章概述》四十至四一頁）。

秦印印材以銅居多，有鑄、鑿兩種；形制上，官印一般為2.3×2.4厘米，私印略小，好作長方形，也有圓和橢圓；印文字體用秦篆（小篆），多帶田字界格；印文內容已出現格言、成語等閒章；私人用的『秦小印』筆畫秀美，佈局疏密相當，治印頗精。

西漢印章集前人之成，蒼勁有力，平直方正，為後世所追求效法。一般文官用鑄印，軍中急需用鑿印；印文字體用漢篆，普遍用白文印，也有許多圖畫印；風格渾厚古樸，外拙內巧，莊嚴穩重。

東漢印材有金、銀、玉、銅，官印多鑿，2.5厘米見方，私印多鑄，較官印小，此時出現了子母印（即套印）和道家用印，肖形印出現人物、車馬、鳥獸等生動圖案。

魏晉印章鑄造、鑿制上不如漢印精美，文字與形式則均沿襲漢印，因戰亂頻仍，官印傳世不多；印文字體筆劃瘦挺，筆致隨意；私印中出現了一種『懸針篆』，成為當時時尚。

林申清先生認為此時出現了在藏品上加蓋印記的記載和實例，以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所述東晉卞射『周顗』之印為記載，以刻於敦煌寫本《雜阿毗曇心論》上的南齊『永興郡印』為現存最早的藏印實例（《明清著名藏書家、藏書印》八頁，羅福頤先生《印章概述》九十一頁推斷為南齊官印），但《歷代名畫記》卷三云『前代御府自晉宋至周隋，收聚圖書皆未行印記，但備列當時鑒識藝人押署』，是以此時人名印章（如『周顗』）是表

鑒識關係還是擁有關係，有俟細考。

隋唐印章形制上尚朱文大印，印章面積逐漸加大，官印比漢印大三倍，有的有四寸見方；印文字體除篆書外，隸書開始入印，『九疊文』興起，此後，直到宋元明清民國，很多官印沿用這種字體。

唐代公、私藏書均已鈐印，張彥遠同上書卷三云：『太宗皇帝白書貞觀二小字作二小印，玄宗皇帝白書開元二小字成一印，又有集賢印、秘閣印、翰林印，又有弘文之印，恐是東觀舊印印書者』。《唐會要》卷六五《秘書省》云：『長慶三年四月，秘書少監李隨奏：當省請置秘書閣圖書印一面，伏以當省御書正本，開元、天寶以來，前並有小印印縫。自兵難以來，書印失墜，今所寫經史都無記驗，伏請鑄造。敕旨依奏』，這就是說，秘書閣圖書印是承開元天寶舊制，鈐印於紙縫，是秘書監藏書機構的藏書印。唐詩人皮日休《魯望戲題書印囊奉和次韻》詩云『金篆方圓一寸餘，可憐銀艾未思渠。不知夫子將心印，印破人間萬卷書。』則是私人用印的實例。

宋代官印字體多『九疊文篆』，也稱上方大篆，筆畫繁複重疊，多有八疊、九疊、十幾疊，以布勻印面，使充實、嚴整，又使人不易辨認，以防奸辨偽；已有楷書入印；文人自己刻印漸起，更多地用於書畫鑒賞和收藏，向藝術化道路發展。

兩宋以下公私藏書用印風氣日盛，史料、印例較多，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有載。《金史》禮志四記載，宋有內府圖書印多達三十八方。今可見一些印文實例，如內府『緝熙殿書籍印』用篆，古樸雋秀，而內府『內殿文璽』收藏書畫章（《北京圖書館藏書票》『中國歷代皇家藏書印鑒專輯』三頁、九頁）則用九疊篆，略同於官印。

元代官印有兩種文體，八思巴文和漢字篆書體，用於文官印章；私印中押印盛行，因稱『元押』，有多字、單字，多楷書，也有不識字官員，以符號入印，以為標記，可分為楷書押印、單花押印、楷花押印、八思巴文押

印和圖形押印五類（朱天曙《押印》，上海書畫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八月）；形狀有方、圓、長方、葫蘆形等。今可見元『翰林國史院官書』藏書印，即為楷書、多字入印，與押印相類（《北京圖書館藏書票》『中國歷代皇家藏書印鑒專輯』十三頁）。任康《前塵夢影錄》卷下略云：『古印只有姓名與字，唐宋稍著齋室名，元時尚未闌入成語，至明代則某科進士某官職，無不靡入』。

明代印材較多，有銅、花乳石等等，木、牛角質印章均已出現；官印印文多九疊篆，極盡曲折之能事，以示富貴與威嚴；印文內容，私印除姓名印外，有詩句、成語等閒文印，講究樸實自然；字體也有籀書、小篆、楷書；今見明內府藏書機構『文淵閣印』、明藩晉王府『晉府書畫之印』、明永樂太子用印——後成司禮監官書印鑒的『廣運之寶』、明南京國子監藏書印鑒『南京國子監官書記』即分別具有大篆、小篆、繆篆、楷書不同的字體與風格（同上書十五、十七、二十一、二十三頁）。

清代官印多漢字篆、滿文篆同刻，也有九疊篆與滿文同刻，印邊比宋元寬，風格協調流動；私印印材以石為多，印文字體有籀書、小篆、隸書、楷書，清末又有宋體入印。

自明朝以降，藏書印形制、佈局、內容、字體、風格甚繁，愈益豐富多彩。皇家藏書也是如此，清康熙帝印鑒之『體元主人』（同上書二十三頁），以動物、八卦、篆書入印，圓形，生動、文雅而新鮮，一改正襟危坐之態，有類于漢族富家藏書子弟；而乾隆七十歲後藏書印鑒『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同上書二十七頁）等系列章則仍以官印寬邊入印，不欲失九五之尊，凡此種種，無不透露出時代、文化、心態的信息。而清末『學部圖書之印』（同上書五十三頁）則漢字、滿文九疊篆合刻，寬邊，不脫清代官印風格。

民國印材多為銅、木、牛角、石等；形式、字體在去除滿文外，基本沿襲清朝，官印印形尚正方形，寬邊；

印文字體官印以九疊篆、漢篆較多，私印多以楷書為主，也有楷篆合書並配圖案者；此時工商用章興起，刻工精細異常，圖案精美絕倫，反映了民族資本的財力與素養，印形有圓形、橢圓，外緣作鋸齒狀為時尚。民國時期近代圖書館興起，大量藏書印見於今，私家藏印基本沿清。

三、藏書印研究與刊佈簡況

中國古代用印的傳統以在東亞文化圈內影響為大，浸成風氣，在研究上也頗得風氣之先，中日影刻印章之書與相應釋文均屢見不鮮，先代成果比比皆是，而以書畫印章為多，實用印章的研究往往見於文書制度的研究中，存在著多種方向、途徑的研究。從歷史、文物的角度研究，多關注官私公文用章，注重與歷史、政治和制度的關係；從藝術和篆刻角度研究，多關注書畫、私人印章，注重藝術風格、流派、書法、字體、刻工的分析；國內對於藏書印的研究相對缺乏、零散，部分見於文獻研究專著中，部分見諸學術刊物，其中近些年論文、專著中用力較深者，似以林中清、劉尚恒為代表，林中清先生《明清著名藏書家、藏書印》一書以藏書家為經，以藏書印為緯，集藏書家小傳、藏書印彙集、整理於一體，資料性、系統性強，雅俗共賞；劉尚恒先生在中外藏書印研究的基礎上，對藏書印的種類、含義、價值、意義作了較全面的論述，其他還有一些個案研究。至於對具體藏書印的較系統的記錄與釋讀，往往見於古籍目錄的著錄款目之中，系統的整理與刊佈甚少，日本則稍多，如近年由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編，東京雄松堂二〇〇二年十月出版的《人と蔵書と蔵書印——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蔵本から》，渡辺守邦・後藤憲二編，青裳堂書店二〇〇一年一月出版的《新編蔵書印譜》（日本書誌学大系，七十九）等。國內收藏單位對藏書印的整理，近年還曾以紀念性藝術收藏書籍——藏書票的形式刊佈、出版，如：《北京圖書館藏書票》《中國歷代皇家藏書印鑒專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群玉留痕——紀念北京大

學圖書館一百周年藏書票》，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三年，《海寧圖書館百年誕辰》『海寧藏書家印鑒』，西泠印社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四月等，是精美的鑒賞、收藏書籍，供紀念和珍藏，而主要目的與重心未必在於藏書印的整理與刊佈本身。

印章學既是專門之學，又是跨學科交叉之學，涉及古文字、歷史、考古、藝術等不同學科的專業門類，給全方位的綜合研究帶來諸多困難，藏書印研究也不例外，目前存在着印章與文獻、文物脫離，描摹失真，高下難辨等諸多障礙，而藏書印資料的缺乏與難以搜集，辨識、整理的困難又是目前推進研究的最重要的制約因素之一。

(二)

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古籍源出清內閣大庫和國子監南學的部分舊藏，經半個多世紀的多方購求、徵集與捐贈，形成今日的規模，今分藏於兩處：其中善本二十七萬冊藏于白石橋總館善本部，普通古籍一百七十萬冊藏于文津街分館。在一百七十萬冊普通古籍中，鈐蓋的藏書印章在萬枚以上。在多年計算機古籍編目的過程中，國家圖書館古籍工作者著錄、釋讀了普通古籍中大量的藏書印，並作了較系統的稽核、比對與研究，結集為《國家圖書館古籍藏書印選編》，現分四部分略述如下。

一、普通古籍藏書印特點

甲、普通古籍藏書印鈐於各類版本之上，版本類型包括刻本、抄本、稿本等，以刻本為主；版本年代上起明，下迄民國，以清為主。印章的分佈，不局限在一、二個部類的書中，經史子集叢各部類均有。其中頗多珍貴版本，如明刻本、稿本、抄本、名人題跋本等。

乙、藏書印數量多。由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是最大的普通古籍收藏機構，印章數量多，亦屬必然，總數量在萬枚以上。而近年初步著錄、釋讀、查重、篩選的古籍藏書印，所選古籍就多達一千八百四十三種，藏書印章近六千方以上，這個數量頗為可觀，此前著錄、整理、出版的諸多論著、書影中，幾乎沒有一部能夠達到這樣的規模。

丙、形制多樣，風格不一，多姿多彩。從形狀說，有方（正方、長方、扁方）、圓（正圓、橢圓）、條、器物（琵琶、壺、瓶、葫蘆形）、博古（錢、鼎、鍾、瓦當形）、幾何等各種形狀；從字體說，有正、草、隸、篆、九曲疊文；又凹凸不同，白文（又稱陰文）、朱文（又稱陽文）各異，色澤有別（也有藍色、青色、黑色，系居喪時所用），字數大小不一。其中方形、小篆、陽文、朱色為最多。

丁、內容繁富，種類眾多，質量高。足以從多個角度來反映、揭示、研究古籍與藏印的概況。

戊、名家藏書印多，在本次整理的近六千方印章中，大部分是明以來著名藏書家的藏書印，猶以清末民國時期的印鑒特色顯著，特別是一些近現代藏書家的藏書印，多不見於各種藏書印鑒書著錄，如管庭芬、盛昱、周作人、朱啓鈴、徐祖正、吳梅、周越然、張壽鏞、朱希祖等人，他們中的許多藏書印都是首次揭示。

二、普通古籍藏書印類別與內容

如以普通古籍藏書印的收藏主體來分，也可分作機構藏書印和私人藏書印，機構藏書印有國子監、編譯圖書局、國學書院第二院、清學部等等，種類並不很多，而數量甚衆。而私家印則基本涵蓋了清以來我國著名藏書家的私人藏書印，包括錢曾、朱彝尊、孫星衍、莫友芝、方功惠、楊守敬、繆荃孫、葉德輝、劉承幹等等，此外還有許多未知名的私人藏書印。本次初步整理，以私人藏書印為主要釋讀和輯錄對象，也包括部分機構藏書印。

私人藏書印計有以下各種類別：

甲、名章，是藏書印中最常見的一種，主要用來標示藏書的歸屬。包括姓名章、字號章、堂室齋觀章和各種確定歸屬的收藏、校讀、鑒賞章。

姓名章，如光緒十六年羅振玉稿本《毛鄭詩校議》『溥侗之印』，清同治八年湖北崇文書局刻本《經典釋文》『王國維』等印，日本寬永三年東京影刻本《新刊吾妻鏡》『棟亭曹氏藏書』、『王仁俊』、『朱彝尊』等印，清光緒十一年鐵嶺張德彝抄本《中外百年曆》『張德彝』、『在初』印。此類印章甚為普遍。

字號章，如清刻本《通雅刊誤補遺》『莫繩孫字仲武』印，系姓名字號章，莫繩孫是莫友芝次子；清抄本《仇池筆記》『丁日昌字靜持號禹笙』；明崇禎十三年刻本《儼山文集》『丁福保字仲祐』（另有『曾藏丁福保家』）等。

堂室齋觀章，如清抄本《石鼓論語答問》『藝風堂藏書』（另有『荃孫』、『古書流通處』）章，日本寬政七年刻本《論語集解義疏》『思適齋』等章，嘉慶二十一年績溪胡氏刻本《儀禮釋官》『愛智樓』等印，清末抄本《琴譜新聲》『錢塘丁氏正修堂藏書』等，其中正修堂是清末四大藏書家、八千卷樓主人丁丙、丁申所居之處。收藏、校讀、鑒賞章，鑒賞有偏於鑒定的，以校訂、審定、珍秘、某本為名，偏於賞，則云清賞、過眼、曾閱、讀過等。如明萬曆間刻本《漢書評林》『會稽陶傳喜過眼』等印，明嘉靖四十五年刻本《今言》『十萬琳琅閣珍藏』、『蕊初過眼』等印。

乙、閑趣章，目的不在於作為擁有憑證，而是別有寄託與懷抱。其中有表示生卒行第，表示家世門第，表示籍貫、里居，表示功名、官爵，表示收藏珍品、特色，表示志趣、興味、治學箴言，表示期望、祝願等。此類印章有助於考證者殊多。

表示生卒行第，如民國間抄本《清流摘鏡》『周大輔』、『壬申行年』、『常熟周左季抄本書』等，清道光間刻本《玉田春水軒雜出》『癸未進士』、『丁酉考官』等印。

表示家世門第，如清刻本《伊川易傳》『顏氏之子』印，清道光間木活字本《四書逸箋》『南嶽東萊二十三世孫』、『芸農藏書』等印。

表示籍貫、里居，如嘉慶二十二年刻本《詩識名解》『長洲張氏抱經堂藏』等印，清抄本《春秋諸說統紀》『東海徐氏家藏』、『延古堂李氏珍藏』章，日本文化五年木活字本《周易新講義》『家住滇南學之峰』印，清刻本《吳越春秋》『歸安沈氏』（另有『雙照樓記』、『吳昌綬印』、『昌綬審定』等）印。

表示功名、官爵，如清抄本《古今治統》『詩品官階兩不高』（另有『明保學書』），雖屬自謙，也可旁證，乾隆間刻本《程尚書禹貢山川地理圖》『西湖掌書外史陳其泰私印』，明刻本《禮記集說》『翰林學士』、『大宗伯』等印，清末刻本《庚辛提牢筆記》『蔡根香舍』、『司法委吏』等，可資探討者頗多。

表示收藏珍品、特色，如乾隆間武英殿木活字本《儀禮識誤》『隱廬所得善本』，清光緒十四年刻本《思益堂集》『周伯子所藏金石圖書』。

志趣、興味、治學箴言章，如清刻本《書集傳》『閑來補讀少年書』、『槐雲館』，乾隆四年德清胡氏刻本《洪範正論》『讀書更佳』，明萬曆三十九年桐城吳用先等刻本《歷代史纂左編》『時還讀我書』，清同治八—九年蘇州刻本《吹網錄》『讀書原有福』，其自然與興味使人如見其人，如聞其聲。

表期望、祝願，如明萬曆間刻本《增定玉壺冰》『志在千里』（另有『曾在王鹿鳴處』），清抄本《春秋經傳集解考正》『蓮柏家風』章。

丙、記事章，反映行為與過程。有的記藏書、讀書、校書之事，有的記藏書者榮辱、行年，有的記鑒定行為與結果，有的記流傳與訓誡事項。

記藏書、讀書、校書之事，如日本文化十三年日本一貫堂刻本《泰山遺說》『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楊守敬印』，明嘉靖十五年四川刻本《史通》『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志』、『積餘秘笈識者寶之』，清刻本《南唐書》『是閑手校』、民國間抄本《三垣筆記》『王靖廷鈔書之印』、『延古堂李氏珍藏』等印，民國十一年涵芬樓影印本《宋本曹子建文集》『丁福保五十前後讀書經之記』等。

記藏書者榮辱、行年，如民國間鉛印本《史事舉要》『十年身到鳳凰池』等印。

記鑒定行為與結果，如清光緒二年傳忠書局刻本《曾文正公雜著》『還夢詞人審定珍藏』，清宣統二年影印本《蘇齋筆記》『復堂審定』等印。

記流傳與訓誡事項，如明刻本《通鑒前編》『子子孫孫永保之』（另有『葉紹初印』）。

丁、雜章，有肖形章，生肖章，肖像章與其他雜章，其中肖形章是以動植物形象表吉祥。

戊、幾種內容往往也兼而有之，如明抄本《萬寶詩山》『嘉興錢氏子密考定書畫珍藏之章』包含了地名、人物、行為、結果，清嘉慶元年吳驥天津刻本《尚書古文疏證》『雪舫書子孫保之』既有歸屬，又有訓誡，以及上所舉姓名字號彙于一印諸例等。

三、普通古籍藏書印的價值

甲、書的傳承、傳播是文化傳承、傳播的重要源泉，所以書史歷來是思想、文化史的重要組成。研究普通古籍藏書章，象研究其他藏書章一樣，有助於了解圖書傳承源流和圖書聚散史，從而把握學術文化發展的脈絡和路

向，故藏書印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已為許多研究者所關注。

乙、藏書章具有較強的資料性，通過藏書章，可了解藏書家事迹，包括姓名、字號、別稱、生年、行第、家世、里居、功名、仕途、師承、志趣等等；也可了解和增補藏書家；了解和輯補藏書家的藏書；是對藏書者與藏書機構進行考辨與研究的第一手實證資料，生動而鮮活。

丙、有助於古籍版本鑒定。藏書家在自己所購書的卷端或卷內鈐藏書印，既然是衆多個人和機構由來已久的傳統和嗜好，就可從藏書印中了解書被哪些藏家鑒藏過，而版本的時間下限必然早於收藏時間，可通過藏書印鑒定版本。就版本學而言，藏書印是鑒定版本的重要依據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藏書印也存在造偽現象，如陳乃乾曾記古書流通處偽刻抱經樓藏印事。

丁、藏書印的藝術價值

一方鐫刻精緻的藏書印可以將漢字的魅力展現得淋漓盡致，一部古籍，紙色、墨光與朱印交相輝映，其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藏書印鑒作為重要的篆刻藝術，自身也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首先，有的藏書家本人就是篆刻藝術家；其次，很多藏書家往往延請高手治章；這些印鑒，無論就其款式形制，還是字體刀法，抑或氣象、韻味，均不乏可圈可點之處，值得專門探討。

總而言之，普通古籍藏書印無論是對於從事印章鑒賞與研究工作的人，還是從事藏書史、書籍史研究的人，版本鑒定與研究工作的人，抑或是從事學術思想史研究的人，藝術工作者，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四、普通古籍藏書印的整理、出版與研究

由於有多年普通古籍編目和藏書章著錄、釋讀的實踐，為古籍工作者稽核、比對與研究藏書章打下了一定的

基礎，從而得以比較便利地篩選、比對、整理這樣大量的普通古籍藏書章，並開展考辨和研究工作。

本次挑選、整理出版《國家圖書館藏古籍藏書印選編》一書，是從一百七十多萬冊普通古籍中選出一千八百四十三種書品較好的鈐印書，並挑選其中印章比較清楚且鐫刻比較精緻的書頁，攝取書影二千六百七十一頁，含印章數量近六千方，採用彩印的方法製成書頁，每種書均考定題名、著者、版本、行款，並釋讀印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資料價值、版本目錄價值和藝術欣賞價值。

本書的特點是將書影與藏書印完美地結合起來。

書影是選擇某書某版本的一二頁，加以影刻或影印，並彙編在一起，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記錄了諸多的古籍，因此在版本、目錄等方面具有重要價值。從楊守敬以影刻的方式刊刻《留真譜》一書以後，書影的出版不斷湧現，其犖犖大者計有《寒雲書影》、《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故宮善本書影初編》、《益山書影》、《嘉業堂善本書影》、《涉園所見宋版書影》、《明代版本圖錄初編》、《中國版刻圖錄》、《清代版本圖錄》等等。這些書影或以版刻類型為主題，或以版刻年代為主題，卻沒有一部是以藏書印為主題。

而在以藏書印為主題的書籍中，印章往往是從書畫上影印下來之後，經過修補加工而成的，難免形存神失之弊。《國家圖書館藏古籍藏書印選編》在書品較好的古籍中，挑選印章比較清楚且鐫刻比較精緻的書頁，採用彩印的方法製作成書影，這樣，古籍原貌得以保存，印章形神得以保存，印章與書影的價值得到最大的展現，應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參考書、工具書。

我們還將在整理、出版此書的同時，繼續釋讀、比對與研究普通古籍書中其他尚未釋讀的印章與本次未能完成的內容，並更多地尋求與其他國內外藏書機構與部門廣泛交流與協同研究的機會，以期刊佈和發表更多的資